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六十五回 張耀宗奉諭剿賊 歐陽德生擒首逆

話說伍氏三雄與歐陽德正在議論上巡撫彭大人那裡送信，調官兵來拿活財神宋仕奎，外面忽進來一人說：「你們吃著宋家堡的糧，辦的彭巡撫的事，待我回稟莊主，你們這伙人一個也跑不了！」徐勝等聽了，大吃一驚！那人一推簾子要進來，又抽身出去了。眾人各帶兵刃追出去，在各房上找尋，並不見有人。眾人回來方要落座，外面房上又說道：「姓徐的，那日要不是我救你，焉能有你活命到今天？我替你拿住尤四虎，你也不謝謝我，今日我若給宋仕奎送一信去，你等全作刀頭之鬼。」粉面金剛徐勝在屋內說：「朋友你進來，我等也知你是一位俠義英雄，何必這樣耍笑我們。你不必害怕，我們不倚多為勝。」

那房上人跳下來，落於就地，一掀簾子進來了。歐陽德看見進來的這位英雄，原來是鐵樞桿蔡慶。水底蛟龍高通海見是蔡慶，說：「蔡老叔，你真會嚇人！」蔡慶也笑起來了，說：「自從你等離了河南省城，我就暗中跟了下來，在明化鎮店內居住，夜內就來探訪這宋家堡的事。那日我到這裡，正遇尤四虎行刺。」

我就暗中把他拿住，因此我每日必來。」歐陽德說：「我給你們引見引見吧！」指徐勝說：「他叫徐勝字廣治，你與蔡老英雄見見。」又給伍氏三雄引見。彼此見禮已畢，高通海、劉德太說：

「蔡老叔，你去送一信，請大人調官兵來剿宋家堡，我二人與你書信。」拿起筆來，寫了一封書信，交與蔡慶。蔡慶說：「我去了，你眾位候回音吧！」歐陽德等大家站起身來，齊說：「不送了！」蔡慶去了，眾人又與伍氏三雄談了一會閒話，求三位英雄幫助捉拿宋仕奎。三人點頭說：「是！」站起身來說：「我等失陪了，早晚再會，如拿宋仕奎，我三人必到。」三人去後，眾人安歇。

次日天明，宋仕奎升殿，聚集文官武將。文官有小張良李珍，玉面秀士劉鬆年；武將就是徐勝等眾。宋仕奎說：「今日乃是七月初三日，天朗氣清，先派人往各處打探明白，稟我知道。若是哪裡有官兵駐紮，哪裡有團防護守，俱各詳細回報，不得有誤。」家人答應下去，過了一日回來稟報：各處並無防備。

歐陽德、徐勝、劉芳、高源、小四霸天等八人，至夜內三更的時候，又同在一處議論。忽從外面進來一人，正是蔡慶。

大家讓座說：「你老人家從巡撫衙署回來了。」蔡慶說：「回來了。明夜初鼓，常興同張耀宗二人，帶兩營馬步隊前來剿賊，你等在裡面作為內應。」徐勝大喜說：「明日來得正好！我等專候捷音。」蔡慶走後，大家安排好了。歐陽德說：「招賢館的眾將，我一人拿獲。賊人的家眷，派賀天保小兄弟四人去拿獲。」

徐賢弟你同高、劉二位去拿賊首宋仕奎，要各自留神。

次日，大家帶好了兵刃，至天有初鼓之時，忽聽莊外三聲炮響，徐勝、劉芳、高源三人立刻拉刀，直奔內宅。到了宋仕奎所住之處，只見屋內燈光閃閃，內裡並無一人，也不見有宋仕奎。又往各處尋找，亦無下落。三人至後院中，把狗子宋起龍拿住。正在各處尋找，聽得正東金鼓齊鳴，官兵已擁進宋家堡來。徐勝忽聽伍氏三雄在前面房上說：「徐廣治，這件功勞

我送給你吧，你跟我來。」高、劉、徐三人挾著宋起龍，到了東院屋內，看見早把宋仕奎拿獲了。伍氏兄弟三人又往招賢館，幫助歐陽德拿獲了賽叔寶餘華、一本帳何苦來、鐵算盤賈和、軋油燈李四、悶棍手方回這五個人。金刀太歲呂勝、永躲輪回孟不成、飛腿彭二虎、黑心狼戚順、平天轉杜成、狼狽金永太這六個人逃走了。

且說張耀宗進京引見，回來升了河南省都司。他奉命帶一千官兵，與守備常興二人帶兵進了宋家堡，逢人就捆，見人就拿。歐陽德把三件珍珠衫送給伍氏三雄，三人告別出了西門。

賊人聽了這個消息，全都銷聲匿跡，不敢出頭。宋家堡的黨羽，拿獲了大小二百六十七名，逃走了二狗子宋起鳳，不知下落。

至天交正午，大獲全勝，先給彭巡撫送信。抄的家私，內有黃金三十萬兩，紋銀二千七百十四萬兩，零項古玩大小四千五百零六件，綢緞匹頭各式三千九百四十餘匹，自鳴鐘大小一百三十架，金錶三百四十七個，田地租項共二十八萬餘兩。大小典當舖七十餘座，雜貨鋪、銀樓、緞店各鋪戶四十餘座，尚未查抄。還有總帳簿三十四本，盟單匣一個，糧米柴草無算。張耀宗在這裡辦事三天，才帶眾英雄押解眾寇起身。小四霸天說：「賊人家眷，並未逃走一人，我四人要往浙江辦事去了。」張耀宗說：「你兄弟四人跟我到省，我見了大人，求巡撫保薦四位賢弟，可以得一個功名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賀天保、黃天霸說：「不必！我等要侍奉雙親，盡忠不能盡孝，實不能從命。」

張耀宗送了路費。這裡的莊宅，知會上蔡縣的縣主，派人料理。

他即帶領官兵人等回河南省城，走到半路，歐陽德告辭，說回去有事，張耀宗也送了路費。

回來見了彭公，張耀宗細說宋家堡剿賊的情由，內裡功勞，多是我岳父與歐陽德二人；外面是伍氏兄弟三

人相助。彭公點頭說：「是！」即吩咐帶宋仕奎上來。彭公升了公座，兩旁差人站班伺候，有押解的人帶上宋仕奎，跪於彭公面前。彭公說：「你抬起頭來。」一看他的相貌，青白臉膛，劍眉三角眼，彭公說：「你姓什麼？叫甚名字？把你所作之事只要實說，我還可開恩赦你。」宋仕奎說：「大人，我名叫宋仕奎，捐的監生，因誤聽相面的李珍之言，說我有帝王之份，有異人幫助，我才起意。那餘雙人不不知他是大人這裡的人，他請的那位仙師華陽老祖，我也不知是小方朔歐陽德，被他等所哄，事到如今，望求大人開天地之恩，只求饒命，我就感恩不盡。」又帶上賽叔寶餘華、一本帳何苦來、鐵算盤賈和、悶棍手方回、軋油燈李四這五個人，跪於階下。彭公說：「你等都是作何生理？為何幫助宋仕奎反叛？」餘華說，我本是虞城縣人，自幼練武，聽說他家請護院之人，我才到宋家堡來的。

他將我留住，是叫我給他照應宅院。後來他立盟單，小人知道了，就不願意。」彭公聽他這話，把驚堂木一拍，怒道：「胡說！你既不願意助賊反叛，為何不出首告他，反敢與官兵對敵打仗？現今被我擒了，你在我這裡還不說實話，給我打！」餘華說：「大人別打，我一時糊塗，只求大人明鑒賜恩，小人得了活命，從此再也不敢與惡人仍在一處。」彭公說：「帶下去。」

又把宋起龍與賊妻朱氏等帶上來，一一訊問，均皆招認，寫了供詞，呈與彭公。彭公請藩臬兩司議論，把宋仕奎謀為不軌之事奏明皇上。又遞了一個保薦人才的折子，保舉常興以都司後補，張耀宗以參將提升，高源加守備銜，劉芳以守備用，候旨送部引見。

彭公遞了折子之後，張耀宗跟大人告假，送妹妹完姻。彭公賞他一百兩紋銀。張耀宗帶俠良姑張耀英住在都司衙門官署裡，給徐勝送信，擇日過門。徐勝就賃了公館，在此地迎娶過

門。過門之後，即帶家眷回家祭祖。

彭公把宋仕奎凌遲，全家皆斬於市。把所抄賊人的資財，一半賞了隨征之將士。那時四境肅清，彭公在河南大有政聲。

是秋八月初旬，黃河水漲，秋雨連綿。彭公帶司事人員日夜防護，賴以平安。題奏，皇上賞大藏香十枝，著河南巡撫至龍王廟親祭。八月中秋前幾日，本省屬員來拜節，他必親身面見，詢問地面上年景如何？地土民情之事，又必親口囑咐縣州府道，為民父母，辦事均宜詳細，切勿草率。

是日，張耀宗、高源、劉芳三人前來拜節，彭公賞了酒席，問張耀宗道：「蔡義士與歐陽義士不願做官，他兩人往哪裡去了？」張耀宗說：「我岳父蔡慶在我家閒住，我師兄歐陽德說要回故土修理墳塋，他回家祭了墳墓，就要出家去了。」彭公說：「早晚旨意要下來，必須候著上諭如何？」張耀宗說：「是！」

三人下去。彭公回到後宅，管家彭興伺候大人吃酒玩月。彭公見皓月當空，照耀如同白晝，真是此生此夜不長好，明月明年何

處看？回想往事如在目前，又想起李七侯，不如此時他在哪裡？至今不能再見他。想罷，彭公甚不樂意，飲了幾杯酒，也就安歇了。

到了二十四日，上諭下來：「著張耀宗來京召見。高源、劉芳以守備提升。常興以游擊盡先補用。河南巡撫欽加太子少保、兵部尚書銜。欽此欽遵！」張耀宗等謝了恩。至九月初旬，還不見徐勝來，張耀宗也不能等候，自己便從巡撫衙門領了文書，收拾了行李進京。至十月間回來，給大人請安說：「蒙聖恩，已升授河南開封府參將。」便接家眷前去上任。蔡慶夫婦因怕天氣寒冷，不敢回去，要待來年春三月再回家中。夫妻兩人主意已定，便在這裡跟著女婿張耀宗、女兒蔡金花，帶了從人坐車上任接印，就住在參將衙署內。

彭公在河南未到半年，所辦之事，大有古大臣之風，治得路不拾遺，夜不閉戶，真雍熙之盛世。過了幾月，忽然旨意下來，調彭公入都。不知吉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